



星星草

凌力 等/著

6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凌力文集——长篇小说卷

星星草(六)

凌力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星草/凌力著.—西安:陕西旅游出版社,1998.11

ISBN7—80127—532—2

I.星… II.凌… III.历史小说: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32773号

责任编辑:张德仁 王巨川

封面设计:孔晓军

凌力文集—长篇小说卷

星星草(1-6)

凌力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

(西安长安路32号 邮政编码:71006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西安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50.725印 1250千字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2004年8月第2版 2004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1-5000

ISBN7—80127—532—2/I·37 (全六册)定价:178.80元

了。晚妹接着说：

“可是你，一定要回来，要回来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！”宗禹笑了笑，紧紧拥抱着自己心爱的人。

这时，晚妹凑在他耳边。火热的气息喷在他脸颊上。她热烈地、不连贯地低声说：

“宗禹！要是刚才……你，你能给我留下一个儿子。那该多好啊！”

宗禹心头猛地一热，眼睛湿润了。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。他只是用发抖的手紧紧握住晚妹的手，深沉地说道：

“妻！我的亲人，等着我！”

他用力在晚妹火热的唇上深深一吻，放开了她。然后他穿上棉袍，大步走出来。

屋外，宁静的冬夜里，河汉皎洁，到处洒满了灿烂的星光。

六

三天后的夜里，西捻大军分别隐蔽在离壶口不到十里的桑柏村、桃渠、水南和寨子村一带。梁王张宗禹，秦王赖世就和前军主将罗立海统率前一军逼进到黄河岸边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梁王、秦王和罗立海登上一片平坦的塬顶。黄河壶口瀑布立刻展现出它那奔泻的雄姿。在这里，黄河的两岸收拢如壶口，河水骤急，从十几丈高的西崖上奔突直下，跌落进河谷巨大的石床之中。水花激腾飞溅，远远望去，象一面白雾缭绕的悬空的方镜，在云影月照之下，平添

了无限神奇。虽然在冬季,水量大减,瀑布的轰鸣仍然声震数里,以至于梁王他们彼此说话都难以听清。

“禀梁王!‘水神爷’父子回来了!”铁山凑近梁王耳边报告。

“好!我这就来。”梁王答应一声,携同赖世就、罗立海匆匆走下塬顶。

塬下一个临时搭成的窝棚里,亮着微弱的灯光。这是西捻的前敌指挥大帐。大帐门口擻着两副卖鱼的挑子,挑子里除了渔叉和铁钩之外,一尾鱼也没有了。梁王他们一进窝棚,两个渔民打扮的汉子扑头便拜。梁王抢上几步,扶起了他们,说道:

“啊呀!宋大叔和得水兄弟,可别这样多礼!你们辛苦了!”

宋得水父子在梁王造访宋家川时,一口答应为捻军东渡黄河做向导。三天来,爷儿俩每天担两挑子鲜鱼到黄河东岸的清军兵营叫卖。卖鱼是假。侦察黄河渡口和刺探东岸清兵守备情况是真。这爷儿俩自小生长在黄河的风涛里,了解黄河的春夏秋冬和喜怒哀乐。几天前在宋家川,爷儿俩听说西捻的几万人马要紧急抢渡黄河,立时帮着想了几十个主意。梁王同他们反复磋商,最后他认定从壶口冰桥夜渡是最好的办法。原来这黄河壶口瀑布虽然飞流直下,壶口以下水急浪高,漩涡极多,但是壶口以上,水面宽阔平缓,特别是在龙王迥一带。岸坡上、河谷里青石很多,是此地上下数百里的黄河中冬天唯一结冰的地方。结冰的日子不长,只有对黄河脾性摸透的人才知道这个底细。越过冰桥,对岸就是山西的吉州。据宋得水父子讲,冰桥近来已经结成,乘冰桥坚硬

之际，过去千军万马不算困难。只是对吉州方面清军布防不太清楚。爷儿俩自报奋勇，花两三天时间过河去吉州卖鱼，把这一切探明了回报梁王。今天是第三天，宋得水爷儿俩果然回来了。

爷儿俩黧黑的脸膛上，泛着紫铜色的光泽。宋得水憨厚地笑着，说：

“梁王！你嘱咐俺父子俩的事办成了。”

梁王说：“黑灯瞎火的，难为你们了。”

得水爹说：“不瞒梁王说，这大沟小路，山梁土窑，河滩礁石的，不算个啥，俺父子爷儿俩闭着眼也能摸回来。”

说着，爷儿俩一递一句地讲开了河对岸的情况。那是清妖晋军的防线。一过河就设着鹿砦，鹿砦后面筑着长墙，长墙东边是防军的哨卡、兵营。兵营里有五、六百清军。几个当官的督察虽严，但军心不稳、士气不高。兵士们来买鱼抢鱼时，爷儿俩不断听见他们骂自己的上司。对于主管河防军务的山西按察使陈湜，兵勇们更是恨得咬牙切齿，骂他只会克扣军饷，贪污河防经费，成年价在省城里花天酒地，让他们穷当兵的在河边上挨饿受冻。说起河防的长墙，实在有些虚应故事。按朝廷旨意，长墙当修一丈高、一丈厚，可是筑墙的款项层层落进长官的腰包里去了，长墙只修了一人多高、二尺多厚，风吹雨淋的，有些地段已经塌倒歪斜了。河防清军终日无事，抢男霸女，偷鸡盗狗，无恶不作，当地百姓恨透了他们。河防官兵私下里说，捻子大军在米脂、绥德，要过黄河一定在葭州、临城，不会到壶口大瀑布这儿来。他们不知道龙王迥严冬结冰桥这个情况，至今没有一丝儿戒备。

爷儿俩说到这里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梁王！要打就快打吧，眼下正是火候。宰了这些王八蛋，替乡亲们出口气！”

梁王、秦王和罗立海他们相视一笑。梁王说道：“可谢谢你们了！我们今夜就进兵……”

梁王本来要安排卫队送爷儿俩到云岩镇去歇息，可是话未出口，爷儿俩扑通一声又都双膝跪倒了。梁王他们一愣，一边赶快搀他们，一边问道：

“大叔！大兄弟！你们这是干啥？”

爷儿俩不肯起来，老头儿恳请地说道：“求梁王开恩，让俺家这娃入捻，跟你们走吧！”

梁王又来搀爷儿俩。宋得水咕咚一声，竟磕了一个头说：

“梁王！就准我入捻吧！”

梁王连忙说道：“啊呀！咱捻子可不兴磕头这规矩。”

秦王和立海上来，一人一把搀起了爷儿俩。

梁王说：“得水入捻了，宋大婶眼睛不好，弟妹又年轻，家里怎么过日子呢？”

宋老汉说：“大牢里都熬过了，还怕啥哩？家里有我在呢！只求梁王多管教管教得水，日后有个出息，我们合家都高兴！”

梁王看着他们诚挚的样子，不能不答应了。他转身对罗立海说：

“就让得水兄弟跟着你吧！呆会儿渡冰桥，得水兄弟作向导！”

明晃晃的月亮，擦着塬顶过来了。西捻前一军的先锋营伏在冰桥的西岸。张玉珂率领三百名娃娃兵，都是十四、五

岁，身体轻捷，身上披着白布单子，带着短刀，奉令乘夜偷袭过去，专门拔除鹿砦。宋得水和张玉珂伏在一起，低声耳语着对岸的情势。离他们不远，在一片紫荆、迎春和酸枣棵子等灌木丛中，张皮纓带着五百名白衣壮士潜伏着。他们人人背着锄、镐、锹、凿等铁器，偷越过冰桥之后，要急速破坏河防长墙，然后协同张玉珂他们用拔除的鹿砦焚烧敌垒。在先锋营的后面，梁王、奏王、罗立海在堰下拥着几万兵马，人衔枚，马勒嚼子，等候着渡河的命令。

梁王传令先锋营开始过冰桥。张玉珂和张皮纓一跃而起，引着众弟兄如飞箭一般踏冰而去。不一会儿，那些捻军士兵便消溶在迷茫的夜色及河心的冰面之中了。

梁王身后的侍卫们，直盯盯地望着冰桥的尽头，眼睛都痛了，依然看不出对岸有什么异常，听不见一点儿响动。

梁王手中的望远镜，始终未离眉梢。然而望远镜里只是一片朦胧。

时间过得极慢，怦怦的心跳声越来越急促，仿佛自己都能听见。李铁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小声地问道：

“梁王！他们得用多半天？”

梁王微微瞪他一眼，没有理他。

明月的银辉，把黄河两岸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光影里。除了苍莽的山堰、漆黑的峡谷和晶莹的冰桥之外，人们面前好象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壶口瀑布的咆哮声在寒山冬水之间隆隆回响。

突然，罗立海轻轻地叫出了声：“火！”

果然，河东蹦出了一星火光，接着又蹦出一星火光。几个火堆燃烧了，转瞬之间，烈火冲腾而起，在一两里长的岸

边延烧起来，如一条火龙蜿蜒着，跳跃着。火光在冰面上闪耀，照明了黯淡的夜空。

李铁山把梁王的战马牵来。梁王飞身上马，拔出手枪朝着东岸“砰”“砰”连击两响。

于是，前、后、中三军的号角，一起裂帛般地吹响了。这是渡河号令。捻军弟兄们挥举着兵器，向对岸冲去。

梁王一马当先，亲手执着火铳，高喊着：“冲啊！”

他跃马驰过冰封的黄河，身影巨大、矫健。在大纛后面，千万匹战马的铁蹄踏过冰桥，象擂动着千万面战鼓。马蹄声和着冲锋的怒吼，和着壶口瀑布的轰鸣，摇撼着黄河两岸古老的山峦。

东岸，山西河防军的兵勇死的死，降的降；营垒哨卡，已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。刚交子时，西捻的六万雄兵全部渡过了黄河天堑。张皮绶和张玉珂浑身血污，站在梁王面前，禀报战果。张皮绶眉间受了伤，用头巾包着，还在往外淌血。赖世就、罗立海、程老大坎、张宗道、张宗先、周元庆诸位将领也聚在梁王身边。

宋得水执着渔叉走过来，向梁王见礼。他的衣服都破了，脸上挂满了傻乎乎的笑意。

梁王迎上几步，拉着宋得水的手说：“好兄弟，你立了大功！”

宋得水憨笑着说：“啥功不功的，我象叉王八一样叉了三、四个官兵，真解气！”

众将一齐哄笑起来。

梁王问道：“从这儿到吉州，有没有近路？”

宋得水毫不迟疑地说：“有！我带路，用不了一个时辰，

准保到！”

梁王看了看众人，果断地下令：“由前一军开路，连夜直捣吉州府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首领们纵马散开，进军的号角立刻到各处响起。

捻军疾如风雨，动若猛虎，三十里崎岖山路飞快地从他们脚下退去。河防失守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吉州府，捻军大队人马已经兵临城下了。

童子营在宜川的训练课目现在都用上了。他们大显身手，越壕沟、爬城墙，象一群猴子那么精灵地钻入城内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了城门。等到激烈的枪声和喊杀声惊破吉州守军的酣梦时，他们一古脑地当了捻军的俘虏。

天光大亮，吉州城内外的枪声渐渐稀落，战事停止了。久闻捻军大名的吉州百姓纷纷走出家门，聚在街头巷口，观看城里的景象。吉州府衙门口站满了捻军，有的押着一串串俘虏，有的抬出一箱箱金银，有的背出一袋袋米粮……

吉州是晋西重地，府库很是充实。

梁王听前一军报告说，府衙武库里缴获了上千支洋枪和子药。这个意外收获，使他十分兴奋，急忙来到府衙查看。

梁王刚走到大门口，张玉珂领着两个娃娃兵飞跑过来，一头撞在梁王身上。他抬头见是梁王，高兴得连军中礼节都忘记了，大喊大叫道：

“辉叔！快，快！快跟我去看，可有好东西啦！”

玉珂拉了梁王就跑。梁王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侍卫们也莫名其妙，只好跟着他们左弯左拐，越过两条小径，来到一扇大门前。大门两边围着两人高的院墙。张玉珂上前猛力一脚

把大踹开，高兴得都岔了声儿地喊道：

“辉叔，快看！”

张宗禹和侍卫们从门口往里一看，登时惊呆了。过了片刻，他们才一齐叫出声来：

“马！”

玉珂高声笑道：“对啦，马！全是好战马！”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活象这些马是他一手变出来的。

这是一个很大的马苑。马苑里林立着一排排高大的栅栏，栅栏里养着成群的膘肥肉壮、毛片油光锃亮的高头大马。这一个抿耳攒蹄，那一个喷着响鼻，这一个低头嚼草料，那一个卧在地上打滚。

田柱子乐孜孜地说：“啊呀！这么多马！”

李铁山说：“老天爷可真向着咱们，缺啥来啥！”

梁王也禁不住喜笑颜开：“这可是雪中送炭哪！玉珂，快去把马夫找来，问清楚是怎么回事！”

玉珂跑开了。梁王和侍卫们走进马苑，前后左右地品评着这些战马。不一会儿，管马的小吏来了。他干枯精瘦，双膝打哆嗦，见了众人，忙不迭地“扑通”跪扑，连连叩头：

“我可不是贪官污吏呀，生平没干过昧良心的事！……饶命，饶命啊！……”

梁王拧着眉头，说道：

“问你一件事，你讲实话，不杀你！”

张玉珂在小吏背上捣了一下，狠狠地说：“听见没有？”

“喳！喳！听见了，听见了！说实话，说实话！”

“这些马是吉州府衙的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这是朝廷专门差人到北边买下来的，由

吉州府代养。年底前就要送过黄河。左部堂催好多回了。”

“吉州府代养多少?”

“总共一万五千匹,由吉州、河津、绛州三府分摊代养。吉州府有五千匹。”

“这里是多少?”

“一千匹。另有四个马苑也在吉州城里。”

“你立刻领这位将军,到另外四处马苑去看一看!”

张玉珂一拎衣领子,把那小吏提溜起来,大喝一声:“快走!”就押着那个小吏出门去了。

擒军在吉州经过一天的休整,全部缴获了五千匹战马和一千支洋枪。然后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河津、绛州,把另外一万匹骏马也全部夺到手中。从此,西擒全军易步为骑,以高速的行军,开始了长途奔袭。

西擒军突破黄河河防入晋,震动了整个朝廷。

黄河河防,是由山西巡抚赵长龄委任山西按察使陈?是全权办理的。左宗棠原来就担心黄河河防会出岔子,特地一次又一次地从陕西写信给陈?要他严加守备,千万不可稍有疏忽。

陈?听说擒军总部在绥德、米脂一带,就在葭州布置戒备,其余各处都敷衍了事。他专办河防三年,从中渔利极多。他到离防所数百里的省城太原去享福时,回信告诉左宗棠,说他的河防安如磐石。左宗棠因此称赞陈?“一切规画精详”,“佩慰之至”。

二人互相吹捧之际,西擒军踏冰桥渡河入晋。陈?在省城接六百里急报而惊慌失措时,西擒军又横扫了河津和绛州。陈?硬着头皮赶赴防所,但又深恐途中遭遇擒军,便

故意坠马跌伤，以伤重为名躲了起来。

陕西、河南等各省巡抚听说西捻东渡，纷纷上奏参劾陈湜，说他“专河防三年，糜饷巨万”，事到临头，毫无所用；苦心选购的一万五千匹良驹及洋枪无数，拱手让给贼匪。为虎添翼；陈湜所部河防军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凡晋西士绅百姓均受其害……溃防渎职，必须严加究办。

朝廷当即下旨：山西巡抚赵长龄，山西按察使陈湜，均革职查办。

第二十四章

—

苏北的赣榆，地处苏、鲁两省边界的海隅，两省的吏治都不易到达。加上这里地势平坦，少受战乱祸害，粮食丰盈，住地宽裕，因此东捻军选择此地休兵喘息。

两天以来，赣榆一带的村庄，渐渐住满了东捻的兵马。中途掉队或失散的弟兄，也陆续来到此地寻找自己的队伍。

北三军的驻地在最北边，是归队弟兄的必由之路。那些瘸腿的，拄棍的，或互相搀扶的弟兄们一到这里，便受到热情的接待。等吃饱了、歇好了，北三军的弟兄再指点他们应去的驻处，送他们上路。

对其他军的弟兄尚且如此，对自己军归队的弟兄当然就更加热心了。当这天晚上，潘贵升回到北三军时，他受到卒长和二十多个弟兄非常热忱的欢迎。大家把他和随他一归来的五个弟兄簇拥到一间烧炕的大屋里，给他们端来滚热的

水、烤好的热馍和咸菜。

众弟兄围着他们，看他们吃得那么香甜，笑眯眯地七嘴八舌地问：

“潘司马，你怎么赶上大队的呀？”

“我们都以为你战死了呢。”

“路上跟清妖见仗了吗？”

“这五位弟兄不是咱们旅的吧？”

……

潘贵升他们实在饿坏了，什么话也顾不上回答，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所有的东，连水也没剩一滴。弟兄们越加开心，哄笑不止。

卒长说道：“哄啥哩？打山东来这里吃头一顿饭的时候，你们还不是一个样！哎，潘司马，这回有吃有住了，你们几个先好好歇歇！”

潘贵升抹了抹嘴，笑道：“这一路千辛万苦，没把小命丢了算是运气！回来见到弟兄们，心里才踏实了。这五个弟兄是路上碰到的，是南二军的，让他们在这儿歇一夜，明天再回去吧！”

这六个人都是脸色青黄，十分疲倦的样子。潘贵升说话的时候，另外五个人已经蔫头耷脑，昏昏欲睡了。卒长立起身来，随口问道：

“潘司马！你路上听说清妖到什么地方了没有？”

“我估摸着远哩！”潘贵升强打精神说：“他们八成以为咱们又回东三府，往胶莱河那边追去了吧？我们过了日照，就再没见过清妖。”

卒长嗯了一声，说了句：“快歇着吧”，就出去了。

二十来个年轻人，一齐挤在地上的稻草窝里歇息，香香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

天亮前，雾气慢慢地从南向北弥漫过来。浓雾越来越重，象乳白色的纱帷，把一切都遮掩在迷离惆怅和混沌沌之中了。宿营地周围巡弋的边马互相看不清楚，只能凭借喊唱放哨歌来联系。人们在酣睡中。

“砰！砰！”

两声向空射击的信号枪，划破迷茫的天野，把沉寂击得粉碎。边马报警的号角和嗓子撕裂般的喊叫，陡然间从各处传来：

“呜——”

“呜嘟嘟——”

“清妖来啦！——”

“清妖来啦！——”

酣睡中的北三军弟兄们猛跳起来，抄起刀枪、盾牌，解开缰绳，跳上战马就往村外冲。但是已经晚了。黑压压的清妖马、步兵象一股股浊流，从浓雾中涌出，四面扑压而来。洋枪子弹在尖啸，捻军弟兄们纷纷打倒。

捻军从宿营的村庄且战且走，迅速撤退到临近海边的一片开阔地，重新组织队伍，同清军短兵相接，展开了残酷的肉搏。

北三军的两翼，北二军和南二军，急来救援；清军的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地赶到，双方投入了三、四万兵力在拚死激战。

迷雾逐渐消散之后，交战双方的旗号才一一地显现出来。捻军面对的是清军主力——铭军、鼎军、盛军、勋军和

郭松林的武毅军。

不过一个时辰，胜负已渐露端倪了：人数多、武器精良、偷袭抢攻的清军占了上风，仓促应敌的捻军处于劣势，节节败退。

正在这关键时刻，捻军背后轰然擂起了急促、愤怒的战鼓，吹起了高亢、嘹亮的号角，喊杀声动地惊天——蓝旗军发起了冲锋。飞扬的蓝旗下，上万剽悍的骑士，风起云涌般杀上战场。

“杀呀！鲁王来啦！——”

“杀呀！蓝旗来啦！——”

转瞬间，眼看即将败阵的捻军弟兄们，仿佛骤然长出十倍的气力，反击搏杀异常凶猛，呐喊声如惊雷滚滚：

“鲁王来了，清妖完蛋啦！”

“鲁王来了！看你们往哪儿跑哇！——”

捻军最精锐的骑师上了阵，为时不长，战场形势大变，清军转进为退，渐渐不支了。

鲁王上下挥舞大砍刀，连声怪叫，简直象猛虎雄狮在咆哮。他的刀马所到之处，清军人仰马翻，纷纷倒地。

鲁王杀得脸红耳热，浑身鲜血。猛然见刘铭传、周盛波的帅旗在前面并立招摇。他两腿一夹马肚子，高举大砍刀吼道：

“弟兄们！把刘铭传，周盛波的脑袋给我拧下来！杀啊！”

“杀啊！——”

“冲啊！——”

蓝旗的一个旅，猛扑铭、盛两军的中军。鲁王冲在最前